

第十六届泓河杯中文作文比赛第一组二等奖
(第一组: 参赛者在中国国内受过3年或3年以上中文教育)

恭喜阿长，得偿所愿

曲恩菲 (Enfei Qu)

Waterloo Collegiate Institute

她尤喜欢以风为意象，顶顶喜欢。混着泥土的青草味儿扑面，能勾起很多很多。那无味的狂风，亦能。

时间拉回那个伴着浓浓消毒水味儿的病房，她喜欢那个味道。但讨厌吊瓶，尤其是挂在自己手上那种。断掉的腰椎已然复位，隐隐作痛着。旁边探望的人也一一离去，唯留一位年轻的护士姐姐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。她将脸别过去，看天色渐渐暗下去，看树影——风吹之将倒。她的心跳，也随门外脚步声，不断在紊乱与平静中切换。

渐渐停下的脚步声，在这一下午实则发生了无数次，但她只记得最后一次，紧接着的是“吱呀”的门响。她别过去的脸上露出一抹笑。荧光绿运动服搭风衣，身上带着风的味道。护士姐姐笑道，“我刚才猜你不会来，失败。”她也只挑挑眉，得意地瞧。

“小长！”小长摘自她自己的笔名长风甘疆，也曾无数次许愿：我希望我什么都长长的，活得长，喜乐长，爱意长，职业生涯长……但成长本就如抽筋剥骨般疼痛。往往事与愿违。体能训练意外受伤，中断赛程。硬生生被按在病床上，从意气风发一夜变为“疲心丧气”，至少她自己是那么形容的。

“我想继续打比赛。” “打不了了。”

“来了？没给我带啥？”她打趣着。“我说老长姐，我给你带点儿训练任务咋样？”但还是将一本书、一只熊丢到桌上，外加塞入她手里的一把糖。

旁边姐姐听到对话直乐，“明天来嘛，非得赶个先儿？”集训场地离这儿走路十五分钟，不远不近，最是不舒服，在这种大风里。“逃出来的，因为如果是我，她也会。”“为什么？”护士姐姐扭头用目光询问时，她只笑。

“我懂她。”

她想踢他，失败了。但他还是装作闪躲。一声哀嚎，来自她，她的腰。但还是小声嘀咕，“你又懂了。”他瞥了眼她扶腰的手，微微蹙眉便如常。

他懂她。正如当年她懂他。当年他一不留神烧了球场一整块胶皮垫，她作为队

长先骂了他。随后跟他一起检讨。后来她挨罚时不满不平，气到躲在众多杂物后独自拭泪时，只有那抹荧光绿能找到她。那抹绿就坐在她身边，静静地，听时光流淌，教练在外面嚷，也坚决不出声。

所以即使以回去被抓，喜提一场万米作赌注，他还是会来。

后来石家庄混团联赛她毅然决然报名的时候，也都在他意料之中，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以伤病阻拦，只道：“长姐，好好打，相信你。”

决赛她以二单出战首轮混双，决胜局大比分落后暂停，他在场外递来水。这可能是她职业生涯国际上的最后一战，有人兜底，她不再怕输了，但她想赢。反扳比分拿下时，整个队伍起立欢呼，她胸膛滚烫。

领奖台上低头，颈后一沉挂上那块牌子，刻有那颗小白球和一组球拍，底部是2019-U13乒乓球锦标赛混团冠军字样。耳畔上方忽然一声——

“恭喜阿长，得偿所愿。”

不止一次梦见，你拉我逃出阁楼，茫茫汪洋捎来一叶扁舟。“无论怎样，第二天太阳还是要照常升起。”是她康复期间他的一条短信。她说，今天的太阳比昨天的大。救赎是白色的，希望是火红的。

我们都是横冲直撞的玫瑰，太阳永远热烈，少年得偿所愿。